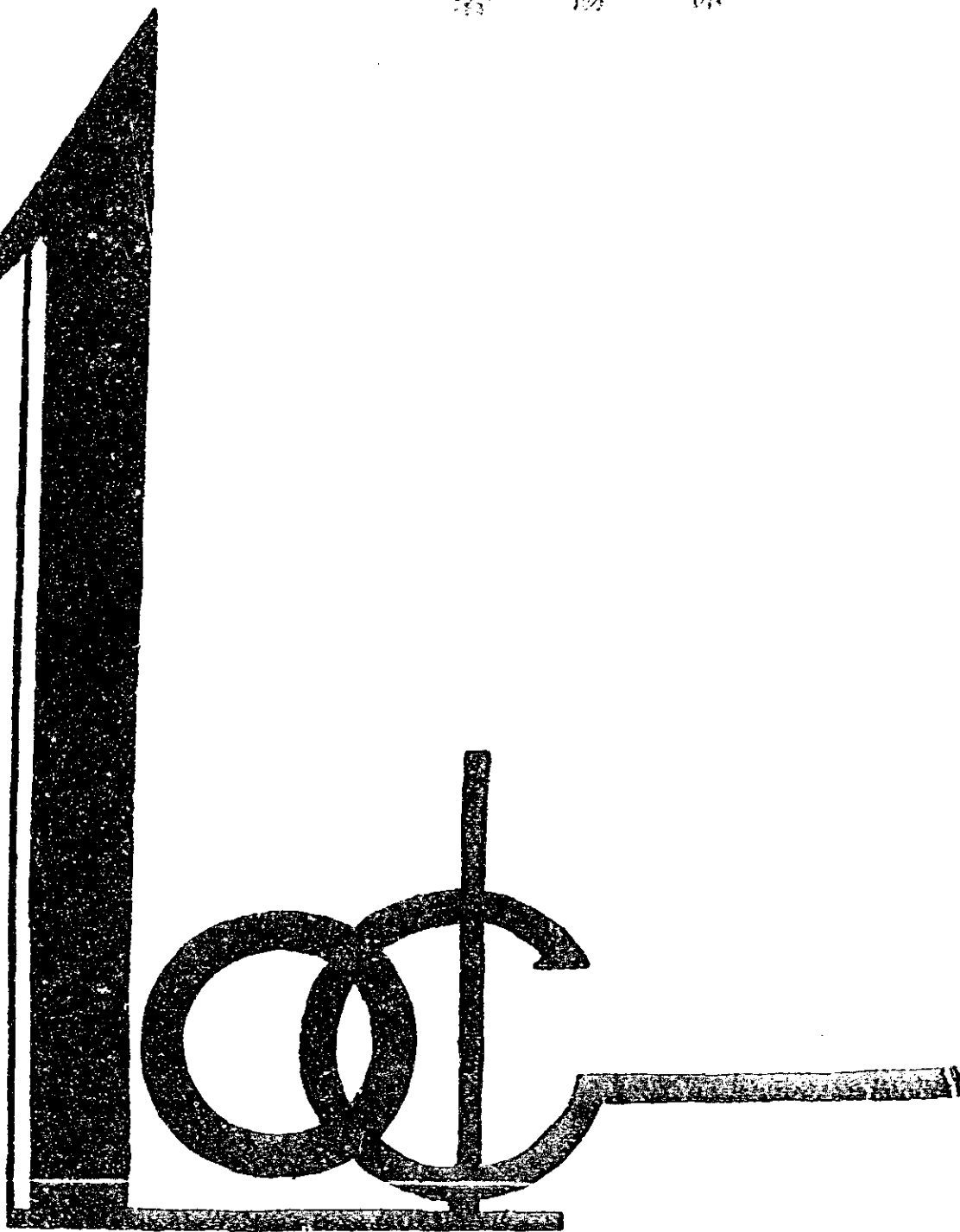


部 之 卷 文

(中) 編 大 史 學 文 國 中

著 揚 徐

州 神  
社 光 國  
版 出



# 中國文學史大綱 中卷目次

## 例言

第三編	近古期	………	一一五〇
第一章	唐代文學	………	一
第二章	五代文學	………	二二
第三章	兩宋文學	………	二九

## 目次

一

53494

## 例言

(一)本書極概括地敘述中國文學之變遷，但要將四千餘年的文學緊壓在三四萬字的篇幅中，自然只能撮一個極非常粗略的小影。然而要使這個小影不十分模糊起見，勢不得不有些省略，只能就一個時代的主要作風主要作家作品稍加敘述。但這樣又很容易將一個中國文學變遷史變成一個中國作風變遷史，又不能不將一時代主要文學作風之外的文學，也略加梗概的敘述。這樣編成這小小的冊子。

(二)本編分中國文學爲五個時期。自太古以迄周末爲第一期，兩漢至六朝爲第二期，唐宋爲第三期，元明清爲第四期，清末到現在爲第五期。這個分期，自然不能說是精確，而且與普通的分法也許有點不同，

不過中國的文學變遷，這樣劃開來看，也許比較能夠顯明地看出其轉變之迹。自然，魏晉六朝的文學實在不能與兩漢併于一期，而應該獨立作一個重要的轉形期來看。但因為普通多歸於中古，所以暫且放在第二篇中。

(三)秦隋兩代在年代上很短，在文學上亦無所建樹，然而，這兩個朝代的意義是很重大的。正因為兩代都是終終紛亂的封建式戰國的局面，在急劇的社會革命中，使文藝之神很少歌吟的餘裕。而也因此，在本書有限的篇幅中，不能為他們多關一點紙面。

(四)本書在匆卒中草成，許多地方多是根據先輩的材料，很多重要意見，則都是友人胡秋原先生供給的，於此識謝。

編者記

# 中國文學史大綱

## 第三編 近古期

### 第一章 唐代文學

隋統一南北，促進商業資本的突飛發展，當時文學淫靡已極，新興的統治者自然要來肅正一下，如是有李諤反對淫麗文章的上書，而爲文帝所贊成。然而到了煬帝時代，驕奢淫佚的環境，終於不能不產生春江花月夜一類的東西，而文學復歸於浮豔。有唐代起，承隋的基礎，經濟



日益發達，實在說起來，唐宋真是中國商業資本主義最繁榮的時代。在這富麗的社會基礎上，文藝亦煥乎大盛。簡單看唐代文學的大勢，可以舉出幾種特徵：一是詩歌的鼎盛，唐承六朝詩歌發達的餘緒，加以詩取士，布衣之士可藉吟詠而登顯貴之途，故詩成爲一代風會；這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學，如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」的思想，因爲魏晉以後詩歌即成爲中國文學之正統，亦並不是唐代詩歌就是空前絕後，不過詩歌之發達之普遍，確是唐代文學一個顯著的特色。其次是所謂「古文運動」的事實，韓柳爲中心的古文運動的意義是什麼呢？古文是一個矛盾的產物，在形式上是對於駢儷的一個自由的散文的解放；然而在內容上則退到「文以載道」的口號之下，爲儒家

思想作宣傳。爲唐宋古文之中心人物者，都是出身於土地階級的士大夫。最後是小說傳奇之進步與發達，唐代小說興盛的原因，也略同詩歌，舉人多以傳奇爲進身之階，至進士則以詩爲贊（宋趙彥衛雲麓漫鈔）。胡應麟筆叢說，「變異之談，盛於六朝，然多是傳錄舛託，未必盡幻設語；至唐人乃好意作奇，假小說以寄筆端。」所以唐代的詩與小說都可說是承六朝之盛，而爲唐代之傑作的。普通論唐文者甚多，茲僅略述其詩歌與小說。

(一)

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期，也是五七言律體最盛行的時代。向來的文學史家，多分唐代文學爲四個時期：

(一) 初唐——從唐高祖武德元年起，到睿宗太極元年止，即是公元六一八年——公元七一二年。

(二) 盛唐——從玄宗開元元年起，到代宗永泰元年止，即公元七一三年——公元七六五年。

(三) 中唐——從代宗大曆元年起，到文宗大和九年止，即公元七六六年——公元八三五年。

(四) 晚唐——從文宗開成元年起，到唐末，即公元八三六年——公元九〇六年。

不過，這個區劃，當然不是有若何明晰的界線。因為：(一)前一期  
的詩人，常有插入於後一期的。(二)後一期詩人的作品，也有可以媲美



前一期的詩人之作品的。所以，我們不能十分拘泥這個區劃；但爲說明便利起見，亦不妨沿用這幾個名稱。

初唐的初年，詩篇體製還是沿襲齊梁陳隋的餘波。作家如虞世南，陳叔達等俱是自隋入唐的詩人，受徐陵庾信的感染甚深，故作風仍不脫齊梁傾向。但魏徵的述懷，王績的古意，一則爲豪峻的律體，一則爲雋遠的古體，已能作後來風氣轉移的先導了。

高宗朝，宰相上官儀更本齊梁的韻律，創「八對」「六對」的韻格，樹唐律的先聲。繼其後者，有王勃，楊炯，盧照隣，駱賓王，卽世所謂「初唐四傑」。然而，他們的詩還不是完全諧協音律的。大啓唐律之體格者，當推宋之間，沈佺期二人。唐書本傳謂：「魏建安後訖江

左，詩律屢變。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，屬對精密。及之間徐期又加靡麗；回忌聲病，約句準篇，如錦繡成文，學者宗之，號爲沈宋。」所謂「律詩」之體制，至此乃得大成。從此古律劃分，爲中國詩壇轉變的一大關鍵。不但唐代詩人，都遵守他們的規律，就是後世詩人，也不能逸出他們的範圍；就詩言詩，實不能不推他們爲宗匠。然而，此風一開，使後來一切詩人，俱局促於字句聲律之間，只要聲律調和，對仗工整，便沒有內容也可成篇，於是千篇一律，詩人便成了詩匠，即使有絕大的天才家，也難於在模型之中，發輝他的萬丈光芒。所以，沈宋雖大影響於後來的文學史，而其弊害亦極甚。

與沈宋同時，對於聲律有推波助瀾之功者，尙有女作家上官婉兒及

所謂文章四友：蘇味道，李嶠，崔融，杜審言等。

在這個競尙聲律的潮流之中，能夠超然有所振拔者，則爲陳子昂。他所作的感遇詩三十八篇，實爲當時第一出現的重要的五言古詩。上追阮籍之詠懷，下開張九齡之感遇，李白之古風；風骨高雅，更勝於王績之古意，允推唐代古體詩之祖。

初唐詩人的殿軍爲劉希夷，張若虛。希夷的詩善詠從軍閨情，詩詞悲苦，他所作的代悲白頭翁與若虛的春江花月夜，俱爲初唐抒情詩中的佳構。

(一)

盛唐爲唐代詩歌最盛的時期。在初唐時代，詩歌還不過如雲霞出

海，曙色初開，到了盛唐，才達到如日中天的隆運。唐玄宗便是一個極能提倡文藝的君主。同時，胡樂在這時候非常盛行，高才的文人更可以採用現成的聲調，運用他們的天才。

在這時代的偉大的詩人中，自以李白，杜甫爲最重要。李杜實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，除屈原以外，罕足與他們比肩。關於他們，雖然後世文人頗多爭論，有揚杜而抑李者，也有左李而右杜者，然而，誠如韓愈所云，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；不知羣兒愚，那用故謗傷？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」宋代嚴羽也說，「李杜二公，正不當優劣。太白有一二妙處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有一二妙處，太白不能作。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，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沈鬱。太白夢遊天姥吟，遠

別離等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北征，兵車行，垂老車等，太白不能作。……「不錯，李杜是各有各的長處，李詩如天馬之行空，豪放自然；杜詩則如明月昇天，清麗嚴肅。一富於想像，一善於刻畫，如果用新的話來說，一近於「浪漫派」，一是「人生派」了。不過，後世的詩人因白之駿逸風神不若甫之嚴謹的法度容易模倣，故所受於甫的影響實較白爲大。

李白字太白，自號青蓮居士，隴西成紀人。少有逸才，志氣宏放，飄然有超世之心。天寶初年，到長安見賀知章，賀氏稱他爲謫仙人，薦之於玄宗。後被讒，於是浪迹江湖，終日沈飲。肅宗卽位以後，因他曾在李璘（永王）幕下，李璘謀亂兵敗，而他也坐罪長流夜郎。後雖遇赦

得還，但不久旋卒（七〇一——七六二）。他所作俱收入李太白全集中，他的詩的見解是「真樸」「自然」，不重琢麗。他在古風五十九篇中的第一篇便說，「……正聲何微茫？哀怨起騷人；楊馬激頽波，開流蕩無垠，廢興雖萬變，憲章亦已淪。自從建安來，綺麗不足珍；聖代復文古，垂衣貴清真，羣才屬休明，乘運共躍鱗；文質相炳煥，衆星羅秋旻。……」他又說，「梁陳以來，豔薄斯極，沈休文又尙以聲律。將復古道，非我而誰歟？」所以他集中律詩很少，而七律尤少。然而說他不工律詩，卻又不然。如宮中行樂詞五律八篇的工麗，登金陵鳳凰臺七律一篇的渾灑，都足以看出他並非專長於古體。不過，他所最擅長的，畢竟是在古體樂府和五七言古詩方面。

杜甫字子美號少陵，襄陽人（七一二——七七〇）。他的祖父就是文章四友中的杜審言，所以他的詩，也可以說是出於家學，不過他的偉大却是他祖父所萬不能及的。他在開元末年，曾應進士試，不中，後遊齊趙之間；他與李白友，約始於此時。天寶時，曾獻朝獻太清宮賦，朝享太廟賦，有事於南郊賦三篇，得官。不久，安祿山作亂，爲賊所捕，陷居長安城中，傷時思家的情緒，抒發而爲詩篇，故他的詩以這時候所作的最爲動人。後肅宗卽位，他因袒護房琯，被謫。不久，卽棄官客秦州，又入蜀，流落成都，在城西之浣花溪，營草堂以居。後因蜀亂，復輾轉流徙，最後客死耒陽。他的詩，最明顯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，如石壕吏，新婚別，兵車行等，都可看見當時民間的疾苦與兵禍之慘狀，故有

人稱之爲「詩史」者。

盛唐詩人，除李杜之外，著名的詩人尚有張九齡，孟浩然，王維，高適，岑參等；尤以王維，孟浩然最享盛名。

王維，孟浩然俱是歌唱自然的詩人。維字摩詰，大原祁人（六九九——七五九）。他的詩神韻悠遠，如：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；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」（鹿柴）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流」（山居秋暝）「桃紅復含宿雨，柳綠更帶春煙。」（田園樂）之類，讀之誠不禁使人悠然神往。他又善畫，論者嘗稱其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。孟浩然，襄陽人，隱居鹿川山，以詩自適。年四十，遊京師，有聲於諸文士間。他的詩有意學陶潛，但不能擺脫律詩的勢力，故稍近於謝靈運。



(三)

天寶末年的大亂，使社會全部起了一個大的震動。同時，文學上也截然劃出兩個不同的疆界：在這以前，唐代文學是李白的浪漫時代，在這以後，則是杜甫的寫實時代了。

中唐最重要的作家，當推元稹，白居易。

元稹與白居易齊名，時號「元白」。二人主張相同，且情愛亦甚篤，俱受杜甫絕大的影響。他們以為文學是救濟社會，改善人生的利器，是「補察時政」，「洩導人情」的；凡不能這樣，都視為「不過嘲風雪，弄花草而已」。白居易在江州時會長書與元稹論詩，他說，「……詩者，根情，苗言，華聲，實義……」（見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）認

爲詩主要的是託乎情，止乎義，語言聲韻不過是苗葉花朵。所以，他們的詩，絕無雕斲駢砌之弊，平易明暢，爲婦孺所共曉，流傳因而亦廣。

白居易他自己說：「自長安抵江西，三四千里，凡鄉校，佛寺，逆旅，行舟之中，往往有題僕詩者。士庶，僧徒，媼婦，處女之口，每有詠僕詩者。」（與元九書）元稹也說他們的詩，「二十年間，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，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。至於繕寫模勅，街賣於市井，或持之以交酒茗者，處處皆是。……自篇章已來，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。……」（白氏長慶集序）據舊時傳說，白居易每作詩，必令一老嫗解之，如解，則錄之，不解則又復易之。白氏新樂府自序中亦說，「其辭質而徑，欲見之者易喻也，其言直而切，欲聞之者深誠也。」

其事覈而實，使采之者傳信也。其體順而肆，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。」所以，中唐實可說是有意的文學革新時代，文學革新的領袖，就是元稹，白居易。元稹字微之，河南人，本是北魏拓拔氏之後（七七九——八三一）。所作以連昌宮詞，上陽白髮人爲最佳。白居易字樂天，號香山居士，太原人（七七二——八四六）。他的長恨歌，新豐折臂翁，俱是不朽的長篇敘事詩。

中唐重要作家，尚有韋應物，柳宗元，韓愈，劉禹錫，孟郊諸人。韋應物與柳宗元的詩，俱淡遠閑放，類陶淵明，時稱「韋柳」。

韓愈與柳宗元同爲唐代散文大家，與其徒李翱，皇甫湜等提倡古文，反對六朝以來的駢偶浮華之文體，所謂「文起八代之衰者」。亦時用作

文的方法來作詩，宋人沈括評爲「押韻之文，雖健美富瞻，但格不近詩」。見茗溪漁隱叢話。然而據我們看來，他的詩比他那「載道」的古文實在高明得多。

孟郊賈島李賀劉禹錫俱頗有詩名。郊詩最爲韓愈所稱，與賈島有「郊寒島瘦」之譽。孟郊與李賀（李長吉）都是韓愈左右的詩人，「長爪郎」李長吉世稱「鬼才」，總是騎驢出遊，使小奚奴背負錦囊，得詩卽投其中，歸而於燈下補成之。在怪僻險麗的詞句中，寓峻刻嘔心之思。禹錫白居易推爲「詩豪」，稱「其鋒森然，少敢當者」。

晚唐作家重要的除溫庭筠李商隱外，還有杜牧，羅隱，韓偓，韋莊等。小杜的詩流利富豔，時有悲壯之語。羅隱長於詠史，與徐文長同爲

民間故事的箭塚人物。作香奩集的韓偓，稱「秦婦吟秀才」的韋莊，亦一代的才人。總之，唐末文學已日趨於靡麗和頹廢，在那金鏤錯采，豔麗奢靡的風氣和詞藻中，也可看出商業資本主義爛熟的程度罷。

(四)

詩歌至盛唐中唐已經發展到「登峯造極」的地步，不論五言與七言，古體與律詩，都已平均發展，各盡其能事了。然因流行日久，模倣因襲，到了晚唐，已成強弩之末，於是新的詩體便應運而生，這便是「詞」。

詞是合樂的詩歌，以協樂為主，是古代樂府詩之一種變體。但與樂府不同，樂府是以詩歌為本位，先有詩歌，然後再以樂譜配入詩中，而

「詞」則以音樂爲本位，以歌詞配入樂譜中。

詞的發生，以受外來音樂（所謂胡樂）的影響爲主因。原來中國的雅樂，自東晉以還，散佚殆盡，漢代古樂府十種，到唐時，只存清商曲中之清樂一部分，而詩歌入樂以與清商曲相協的，也僅有絕句一種。後來胡樂逐漸輸入，唐玄宗又精音律，下詔令「道調法曲，與胡部新聲合奏」。這中國古樂與外來音樂結合的結果，遂產生一種新的音樂；這便是唐教坊所傳習的大小曲。最初雖還沿用絕句來作歌詞，後因絕句音數一定，格律整齊，不適宜與音樂配合，乃改以音樂的曲譜爲本位，按着曲譜之長短，音數之參差，逐爲填字，於是成功這種新的詩體——「詞」。

詞的最盛時期，要算五代與兩宋，晚唐還不過是詞的初期。這初期

的最大作家，爲溫庭筠。庭筠字飛卿，太原人。他實爲後來詞壇之宗。他的余盞，握蘭二集，爲詞家有專集之始。除填詞之外，又善作詩，他的詩與李商隱齊名，時號「溫，李」。二人情調頗相似，俱以艷詞靡曲著稱，後人稱他們的詩爲「西崑體」。李商隱字義山，懷州河內人。他和溫庭筠都好狹遊，淫側之中詞多隱祕之事。據近來考證，才知道多寫與宮中女道士的事情，那些豔麗的詩謎，才算是漸漸可解了。

(五)

小說在漢以前已有萌芽，到魏晉六朝因受佛教小說的影響，已漸見發達。然而，那些作品都是零碎瑣雜的記載，且態度謹嚴，在嚴格的小說意義上說，還不能算是小說；到了唐代，纔有組織完美的小說出現，

即是所謂「傳奇」者。

唐代「傳奇」的取材，多是非常生動的故事，描寫的技巧亦非常高強。所以，後來成爲詩人，戲曲家們的描寫資料。在這些「傳奇」中，最著名的，有霍小玉傳，會真記，李娃傳，離魂記，枕中記，南柯記，柳毅傳，長恨歌傳，虬髯客傳，劉無雙傳等。傳奇大約又可分爲四類，一爲戀愛故事，如蔣防的霍小玉傳，元稹的會真記（一名鶯鶯傳），白行簡的李娃傳，陳鴻的長恨歌傳，陳元祐的離魂記，張文成的遊仙窟等，一爲豪俠故事，薛調的劉無雙傳，杜光庭的虬髯客傳，無名氏的紅線傳屬之；一爲神怪故事，如沈既濟（一說是李泌）的枕中記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等屬之；一爲史外逸聞，如韓偓海山記，迷樓記，開河記，



陳鴻東城父老傳等屬之。這些東西，也是當時社會的產物；譬如，第一類的戀愛故事，那些穠豔的傳奇與明顯的戀愛描寫，在唐以前是不曾有的；第二類的豪俠故事，也是當時的豪強的藩鎮節度使擁兵跋扈，各蓄死士從事暗殺的風氣的影響；同時也是人民對於橫暴的強權一種幻想的反抗心的表現，開後來義俠故事之先聲；第三類的神怪故事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繁華，以及佛道思想之流行，深入一般人心，在貪奢的社會作一杯清涼劑的；第四類的小說或描寫隋煬帝的窮奢極侈，或記當時達官貴人的逸事，都可見當時的豪華風尚。我們細看唐代的小說，不難窺見唐代社會的狀況。文學是社會之反映在這裏也可證明了。

## 第二章 五代文學

五代與兩宋是詞的最盛時期。五代的文壇，幾完全是詞的天下。當時的重要詩人，除羅隱，杜荀鶴等幾個老詩人之外，幾無不致力於這個新的詩體。在上者，如李暉（唐昭宗），李存勗（後唐莊宗），王衍（蜀主），孟昶（後蜀主），南唐二主 李璟，李煜等俱善爲詞，而南唐二主尤其是五代最偉大的詞人。他們治下的詞人，如南唐的馮延巳，張泌，西蜀的韋莊，牛嶠，歐陽炯，中原的和凝等，俱是拔萃的作家。

李暉（唐昭宗）爲唐懿宗之第七子，後爲朱全忠所弑，他的詞傳爲今者不多，不見於花間集，全唐詩亦僅聊聊數首而已。巫山一段雲是他

最好的作品之一：

蝶舞黎園雪，鶯啼柳帶煙。小池殘日豔陽天，苧籬山又山。青鳥不來愁絕，認看鴛鴦雙結。春風一等少年心，閉情恨不禁。

李存勗（後唐莊宗），先本爲西突厥人，唐懿宗時賜姓李氏，後起兵滅梁，卽皇帝位。他精曉音律，與伶人曠遊，終爲伶人所殺。他的詞深情妮婉，如夢令：「曾宴桃源深洞，一曲清歌舞鳳。長記別伊時，和淚出門相送，如夢如夢，殘月落花煙重。」簡直不像是一個武人所作，一個入籍未久的外國人所作了。

蜀主王衍及後蜀主孟昶所作之詞不多，然詞格頗高，如王衍的甘州曲，醉妝詞，孟昶的玉樓春俱不在時作之下。玉樓春一詞，蘇軾只記

住：「冰肌玉骨清無汗，水殿風來暗香滿」便爲之驚倒不置。又吳任臣十國春秋謂景有相見歡一詞甚工，但現已不傳。

南唐中主李璟字伯玉，生於貞明二年（公元九一六年），卒於建隆二年（九六一年）。他與其子李煜並稱爲五代最偉大的詞人。他的詞雖不多，傳於世者尤鮮，但只這山花子，浣溪沙幾首，已可以評定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了。

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間。還與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細雨夢回鷄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，多少淚珠何恨恨，倚闌干。

——山花子之一

後主李煜字重光，爲璟之子。他的天才較其父尤高，曾著雜說百

篇，時人以爲可繼曹丕的典論，又有集十卷，惜今皆不傳。今所傳者，只零星詩詞五十餘首。他的詩不足論，詞則意境高遠，婉轉悲涼，尤以國亡以後的詞，情緒更加真摯，更能動人。如相見歡，浪淘沙等詞，幾使人不忍卒讀。

簾外雨潺潺，春意闌珊，羅衾不耐五更寒，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。獨自莫凭闌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

——浪淘沙之一

這種作品簡直是血淚的交流，歷來的詞，有的是柔情賦語，有的是豪邁瀟灑的情調，而似後主那樣的悲憤的痛詞則不多見。所以，後主實不僅是五代最偉大的詞人，而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詞的作家。

五代是政治上一個大混亂的時代，向爲詩人集中地的中原，因變亂頻盈，詩人避亂異地，詩壇頓現寂寞之狀。而西蜀南唐因爲偏安一隅，且前後蜀主，南唐二主俱是有名作家，上下相競，於是遂造成五代又壇的兩個中心地帶。

西蜀的詞作，大都收入於花間集中。花間集爲蜀人趙崇祚所編，崇祚蜀人，故所集的五代詞十六家，除和凝，孫光憲，張泌三人之外，其餘十三家皆蜀人。

韋莊字端己，爲晚唐入五代的作家。初爲唐使入蜀，朱溫篡唐後，遂留蜀，與牛勳等同開蜀中詩壇隆盛的先聲。所作有浣花集。他的詞清艷深摯，且富於骨氣。

牛嶠字松卿，與韋莊同爲蜀主王建的幕府，有集三十卷，今俱亡失殆盡，詞現所傳者僅花間集中的三十二首而已。

西蜀作家除韋莊牛嶠之外，最著者尚有歐陽炯，毛文錫，牛希濟諸人，作品俱散見於花間集中。

南唐馮延巳字正中，廣陵人。他的詞存者百餘首，有陽春集一卷。

最爲後人所稱者，有蝶戀花，菩薩蠻，鵲踏枝等十數首。相傳李璟看見他所作的謁金門，笑曰：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」延巳對曰：「未如陛下『小樓吹徹玉笙寒』也」。但謁金門一首不載於陽春集，古今詞話以此爲成幼文作。故是否延巳所作，殊難遽斷。茲錄其詞於下：

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。閑引鴛鴦芳徑裏，手按紅杏蕊，鬥鴨

蘭干獨倚，碧玉搔頭斜墮。終日望君君不至，舉頭聞鶻喜。

他的詞細膩溫柔，措辭用語又頗有尖新獨到之處，開北宋詞壇的風氣。

張泌字子澄，淮南人。南唐的詞人獨他的詞見於花間集，凡二十七首，全唐詩又多出一首。以幽豔尖新著。

當時，留居於中原的詩人，聊若晨星。較著者，只有和凝一人而已。凝字成績，所作詩文甚富，有集八卷。又有詞集金奩集一卷，惜不傳。今所存者，只有花間集數十首，他的詞清新豔麗，不弱於花間集中其他諸作。

西蜀江南之外，其他如荆南，閩，浙等地文學亦甚隆盛。閩有韓



偃，荆南則有孫光憲，浙則有老詩人羅隱諸人。

### 第三章 兩宋文學

兩宋文學，仍承唐代文學的線索，詩歌古文以及小說均極一時之盛；不過詩歌方面，源於唐末盛於五代的一種新詩體——詞，在宋代達到極度的發達，與詩並駕發達，而普遍殆有過之；古文方面，內容實在此唐代豐富多了；至於小說，到宋代才開始有形成的白話小說——即所謂「平話」，開明清章回小說之先河。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文學，就是受禪宗影響的「語錄」。宋代是語體文學開始極端發達的時代，這不待言是社會生活發展的需要；唐代小說只是文人的作品，而宋代小說則多

是 by people, for people or of people 的東西了。另一方面是受佛道教的影響，中國之通俗文學大部分是受佛教的刺激，這種文學在唐末已露端倪，如佛本行集經俗文，維摩詰所說經俗文，釋迦八相成道記等，都是唱白兼用的。因為要宣傳佛理，不得不採用白話，如基督教徒之譯官話聖經一樣。同時邵康節亦以語體爲詩。宋代思想上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時代，在文學上亦受佛教的影響甚大。——總之，宋代文學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光華多彩的時代。不僅此也，即在一般文化上，宋代也是一個空前發展的時代，例如貨幣經濟的發展，中外商業的發展，政治思想之進步，雕板活字以及一般科學之發明（此須於專篇論之），哲學之進步，都可看出宋朝是中國商業資本主義文化最發展的時期（友人

胡秋原先生稱之爲中國文藝復興期。不幸這文明的萌芽，遇着金元胡兒遊牧民族的馬蹄的摧殘，不然，中國的經濟能從此得一更進步的發展也未可知；正如要是回教徒在中世Houls（七三二）之戰侵入歐洲大陸，歐洲的文明也未必是今日的這個樣子。茲爲節省篇幅起見，僅略述宋代之詞與小說而止，其他僅附及之。

（一）

北宋的詞，主要的仍繼承五代的詞風，曼衍繁昌，發展到了極度。上自帝王公卿大夫，下至販夫走卒，僧釋巫道，優伶娼妓之類，能通音製小詞者殆不可以數計，誠可謂極一時之盛了。

這時期的代表作家，有宴殊父子，歐陽修，柳永，蘇軾，秦觀，黃

庭堅，周邦彥，李清照諸人。

宴殊字同叔，江西臨川人。七歲能文，歷居顯宦要職。卒謚元獻。所作有珠玉詞一卷。他的詞大抵從五代蛻化而來，婉約優美，受馮延巳的影響甚大。劉貢父說，「元獻尤喜馮延巳歌詞，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。」他的兒子幾道，也是一位有名的詞人。幾道字叔原號小山。性格孤高，不與世俗同流，黃山谷說，「幾道有四痴，仕宦連蹇，而不傍貴人之門，是一癡也；論文自有體，不肯一作新進士語，此又一癡也；費資千百萬，家人飢寒，而面有孺子之色，此又一癡也；人百負之，絕不疑其欺己，此又一癡也。」然而，正因為他有這「四癡」，正因為他不染塵垢，孤潔自賞，所以，文學上的成就較之乃父更大。毛晉說，「諸

名家集刪選相半，獨小山集直逼花間，字字娉娉孌孌，如攬嬌施之袂，恨不能起蓮鴻蘋雲，按紅牙板唱和一遍。」陳質齋說，「叔原在諸名家集中，獨可追逼花間，高處或過之。」黃山谷也說，「叔原樂府，寓以詩人句法，精壯頓挫，能動搖人心。」這些都是確切的評語。所作有小山集一卷。

繼宴殊父子而起者爲歐陽修。修字永叔，江西廬陵人，官至樞密副使，卒諡文忠。他是北宋第一位的古文大家，反對當時楊億劉筠一班人所倡導的駢文，主張恢復韓愈一派的「文以載道」的古文；同時又反對楊億一派人所倡導的「西昆體」的詩，主張恢復盛唐杜甫一派的以氣格爲主的詩風。他爲當時文學界的盟主，所著書除文集一百五十八卷外，於

史學有新唐書，新五代史，於考古學有集古錄，詞有六一居士詞集亦稱醉翁琴趣。他的散文與詩雖然是道貌儼然的復古派，然而他的詞却有許多真情而新穎的作品。如長相思：「花似伊，柳似伊，花柳青春人別離。低頭雙淚垂。長江東，長江西，兩岸鴛鴦兩處飛，相逢知幾時。」讀之，幾使人不能相信這是出於護道自命的大古文家之手筆了。

自唐季五代以來，詞的發展以短詞小令爲主，詞的各種體裁，尙未臻於完備，慢聲長調亦未成立。詞之字數長短本以音樂爲樞紐，晚唐五代間朝廷宴樂有三爵的儀式，延時頗長，音樂不便久停，所以發生慢詞長調；如鍾輻的卜算子（凡八十九字），尹鶚的金浮圖（凡九十六字），

大概就是這類的產品；然而用之者還是很少。到宋仁宗時，因海內太平，宴享繁多，春秋大宴，必有樂語，節目繁複，至十數種之多，宴中需時既久，音樂隨之而繁，因此詞的字數亦必隨之增多始能協樂，慢詞長調由是起，而柳永張先輩便應運而興矣。

柳永字耆卿初名三變，福建崇安人。少年時善爲歌辭，生性浪漫，舞女歌妓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，於是傳播四方。他的鶴冲天一詞中有「忍把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」之句，爲宋仁宗所見，及臨軒放榜時特斥之。永旣失意君主，功名絕望，從此更費畢生精力於詞。有樂章集三卷，他的詞完全脫了「花間派」的衣衫，而自創一格，且盡收當時俚言俗語，所以易懂而易傳遠。葉夢得說：凡有井水處，卽能歌柳詞，可見當時傳

播之廣了。

與柳永齊名的有張先。先字子野，吳興人，所作有安陸詞一卷。他的詞以韻格見稱，晁無咎說，「子野與耆卿齊名，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，然子野韻高，是耆卿所乏之處。」他的詞中最有名的爲天仙子一首：

水調數聲持酒聽，午睡醒來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幾時回，臨晚鏡，傷流景，往事悠悠空記省。沙上並禽池上暝，雲破月來花弄影。重重翠幕密遮燈，風不定，人初靜，明月落花紅滿徑。

略後於他們的作家有蘇軾。軾字子瞻，晚年自號東坡，蜀之眉山人。他是北宋一代的大天才，他在文學上的成績，與歐陽修一樣，是多



方面的，在散文方面，他繼承歐陽修的復古運動，爲正統派古文家之重鎮；在詩歌方面，也繼承歐陽修提倡盛唐詩風，至於他在詞的方面的貢獻，却更爲重要，他能在婉約鮮麗的詞風盛行的時候，開創豪放一派，影響於兩宋詞壇甚大。四庫提要說：「詞自晚唐五代以來，以清切婉麗爲宗，至柳永而一變，如詩家之有白居易；至軾而又一變，如詩家之有韓愈，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。尋源溯流，不能不謂之別格，然謂之不工，則不可；故至今日尙與『花間』一派並行不能偏廢。」

秦觀與黃庭堅俱爲蘇軾門下的詞人。觀字少游，高郵人。著有淮海詞集，甚爲蘇軾所稱。但他雖出蘇門，詞風却與軾不同，反與柳永之詞接近。詞苑叢話記：「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，東坡曰『不意別後公

却學柳七」，秦答曰：「某雖無識，亦不至是，先生之言，無得過乎！」

坡曰：「銷魂當此際，非柳永句法乎？」秦漸服。「庭堅字魯直，晚號

山谷老人，江西分甯人。他的詩非常著名，論者咸目爲江西詩派之宗。

詞有山谷集，風格頗類蘇軾，但在引用俗話方面，很顯明的受有柳永的影響。

結束北宋詞壇的重要詞人，有趙佶，周美成，李清照諸人。

趙佶卽宋徽宗，他的天才不下於李煜，而他的生平際遇也頗似李煜。在政治上是一個庸懦無能的昏君，終至與兒子欽宗一同被虜，然在文學史上却仍不失爲一個重要的天才。他的詞集不傳，今所存者，僅是

時人筆記選本中所記載的寥寥幾首。如眼兒媚：

玉京曾憶舊繁華，萬里帝王家。瓊樓玉殿，朝喧弦管，暮列笙

琶。花城人去今蕭索，春夢遶胡沙。家山何處？忍聽羌管，吹徹梅花。

是他俘虜時代所作的悲憤詞，讀之，想誰也會想起李煜的浪淘沙  
肥。

周邦彥字美成，號清真，錢塘人。以進汴都賦得官，旋以少年游詞  
咏徽宗與名妓李師師隱，爲徽宗所逐，後復以蘭陵王詞感動徽宗被召還  
爲大晟樂正。有片玉詞十卷。他的詞工慢調，善舖敘，下字用韻皆有法  
度，然詞中堆砌古典太多，頗傷自然風致。王靜安說：「美成深遠之致  
不及歐秦，唯言情體物，窮極工巧，故不失爲第一流作者。但恨創調之

才多，創意之才少耳。」（人間詞話）他的詞影響於南宋詞壇最大，如姜夔，史達祖，張炎一派人的詞無不以美成詞爲圭臬。

與周邦彥同時的大詞人，尚有一位女作家李清照，她可說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女詩人。自號易安居士，濟南人。父名格非，是一位很有名的文士，母王氏，也能寫文章。年二十一與諸城趙明誠結褵，明誠又是一位文士。在這時候，她的生活極爲舒適，盡量地發揮她的文學天才。所有好詞，在這時作的最多。然晚年卻遭兵亂，明誠又死，種種不幸的事相繼而來，使她的晚年生活陷於極其悲慘之境。這時候似乎寫得最少。所作有漱玉詞六卷。她的詞在意境方面，在風格方面都可稱「獨步」。如聲聲慢一詞：「尋尋，覓覓，冷冷，清清，悽悽，慘慘，戚戚，

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！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却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而今有誰堪摘！守着窗兒，獨自慙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點點滴滴。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！」運用許多疊字，運辭之妙，描寫之切，實臻化境。彭孫橘說，「李易安詞皆用淺俗之語，發清新之思，詞意並工。」這是她的詞之特色。她似乎並沒有受到別的詞人的什麼影響，後世的詞人似乎也沒有受到她的什麼影響。她在文學史上允稱倏來倏往的慧星。

(二)

自宋高宗南渡之後，千年來文化之中心，歷代帝王之都，重淪於異族之手，中國又造成五世紀時代南北朝對峙的局面。這種政治上的變

動，影響於文學非常之大。喚起無數文人的愛國熱狂，文學作風亦自然而然走到慷慨豪放的路道上去。應這時代的呼聲而起的，第一個大詩人，即爲辛棄疾。

辛棄疾字幼安，號稼軒，山東歷城人。他出入兵間，甚有才略，歷居官顯要職，爲人豪爽有氣節。他的詞慷慨豪恣，受蘇軾的影響甚深。有稼軒長短句十二卷。

與棄疾齊名的，有陸游。游字務觀，自號放翁，山陰人。他不僅以能詞稱，他的五七言詩也頗負盛名，與范成大，楊萬里，尤袤並稱爲南宋四大詩家。有渭南，劍南二集。他的詞雄快豪壯與辛棄疾同被目爲豪放派。詩亦多豪邁激昂之作。

屬於辛陸一派的南宋初年詞人，尚有劉過，劉克莊，張孝祥諸人。

但是，普通稱南宋詞壇的正宗，却不是辛棄疾一派，而是姜夔所倡導的一派。這一派的著名作家，自姜夔以下，有史達祖，吳文英，周密，王沂孫，張炎等。他們受北宋詞人周邦彥的影響很大，講究聲韻，雕琢字句，只求其能體物狀情，只求其能合律，工緻；不問其有無內容。所以，看去誠如「七寶樓台，眩人眼目」，但「拆碎下來」，却「不成片段」。這派末流，愈趨雕鑿，詞便成爲一種古典的文體，成爲一種文人學士獨自的玩意兒，完全與民衆隔離，日趨於滅亡之途了。

姜夔字堯章，自號白石道人，江西鄱陽人。他被目爲南宋詞壇之宗

匠，朱彝尊說，「詞莫善於姜夔，宗之者，張輯，盧祖皋，史達祖，吳文英，蔣捷，王沂孫，張炎，周密，楊基皆具夔之一體，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。」（詞綜）他的詞，格調頗工，然不在意境上用力，故頗覺乏味。王靜安批評爲「有格而無情」（見人間詞話）。所作有白石道人歌曲四卷。史達祖字邦卿，號梅溪，汴人。有梅溪詞。他的詞最長於詠物，頗爲姜夔所稱。

吳文英字君特，號夢窗，四明人。有夢窗詞四卷。尹惟曉謂，「求詞於吾宋，前有清真（周邦彥），後有夢窗。」但他詞只專注意於用事用典，琢雕字面，內容非常淺薄，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品。

周密字公謹，號草窗，濟南人。有草窗詞一卷。他選有絕妙好詞選



七卷，爲詞選善本。

王沂孫有花外集（又名碧山樂府）二卷。他與張炎同爲南宋詞壇之殿軍。炎字叔夏，號玉田，西秦人，有山中白雲詞集。又著有詞源二卷，上卷專論詞的樂律，下卷專論詞的作法，對於詞的字面虛字句法等特別講究，同時，他自己也用這些方法來製詞。所以，他的詞典雅雕琢，內容空虛，詞至是已走進末路了。

南宋尚有一個女流作家朱淑真，她是錢塘人，境遇悲慘，有斷腸詞集。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」卽其名著。

（三）

我國以白話作書及小說，起於唐末五代而大盛於兩宋。

五代與兩宋的「傳奇」志怪小說，仍繼承唐代發展，最著者，有徐鉉的稽神錄，張君房的乘異記，吳淑的江淮異人記，樂史的綠珠傳，楊太真外傳，秦醇的趙飛燕別傳等。然而，五代與兩宋的小說成績，最偉大的，還不是那些唐代傳奇之類的小說，而是近數十年來，才陸續發現的民間流傳的白話小說。如五代人的鈔本小說，有目蓮入地獄故事（現藏於北平圖書館），唐太宗入冥記，秋胡小說（俱藏於倫敦博物館）等，俱爲清光緒中燉煌石室所發現者。見於士禮居叢書中的有大宋宣和遺事，梁公九諫等。近又有京本通俗小說，五代史平話，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等三種陸續刊出。這些都是中國最古的白話小說，爲元明清小說演義之濫觴的。宋朝都汴之日，正趙氏最盛之時，民間遊樂

之事亦盛，市井有操「說話人」之業者，專說述故事，其書即所謂「話本」。據吳自牧夢梁錄「說話」共有四科：

(1)「小說」——又有三種：

(A)「銀字兒」——講煙粉與靈怪傳奇者，

(B)「說公案」——講搏拳撲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類，

(C)「說鐵騎兒」——說士馬金鼓之事。

(2)「談經」——演說佛書，其中另有二種：

(A)「說參講」——說賓主參禪悟道等書，

(B)「說禪經」……

(3)「講史書」——講說通鑑漢唐歷代史事。

(4) 合生——謎語隱語之類。

周密武林舊事所載與此大同小異，可見宋時白話小說之盛況。惜今之所殘存者僅五代史平話，通俗小說殘本（屬第三類）以及宣和遺事（第三類）取經詩話（第二類）四種而已。而後兩種尚有謂爲元人擬作者。或宋人舊本而元人有所增益，較近事實也。（梁公九諫當亦宋人之作，然與五代作品唐太宗入冥記之性質文字相同，蓋皆主勸懲，而文詞亦樸陋，與後來宋人通俗小說頗爲不同。）

(四)

唐宋是我國散文秦漢以後極盛的時期，即所謂「古文」者。甚至有人將所謂「文」者，即限於那種「古文」。自明茅坤選唐之韓愈柳宗元，

宋之歐陽修，蘇洵，蘇軾，蘇轍，曾鞏，王安石八大家文鈔（實係唐順之稿本），八大家之名更著。然所謂古文者，其筆法腔調命意，無非模倣羣經諸子以至史記漢書之文，殊罕新境。此事韓愈李翱與人之書，卽已明白說出。其實，韓愈「衛道」之文，實在沒有什麼高明。而柳州寫山水的小品，則甚有幽雋之致。宋代歐陽修，爲一代宗師，而文章內容，也不過是「爲聖賢立言」，沒有什麼大的道理。大蘇小品，亦極清雋。然而這些古文，結果變成頌功諛墓的千篇一律的東西，品斯下矣。不過唐宋間的散文，除了發揮孔孟之道的東西以外，有三種新的典型發生：一是政論，自唐陸贄（宣公）奏議，以至王安石與宋末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文；二是哲學論文，唐代已有萌芽（古文也可以看做是講儒家哲學

的)，至宋代語錄而大盛，二程（顯，頤）朱子最爲有名；三是小品隨筆，宋代筆記體短文頗爲發達，許多大文豪也染筆於此。如涑水紀聞，齊東野語，容齋隨筆，夢溪筆談，老學庵筆記，石林避暑錄話，隨隱漫錄，東坡志林（或云僞託），其中頗有可考見當時之風俗制度文物者。



文藝之部  
中國文學史綱  
(中)

版權  
之證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出版

著者	徐揚
出版者	會獻聲
發行者	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電話一二三九八號
印刷者	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聞路福康路 電話三一〇九〇號
分售處	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大書局
實價	大洋壹角

